

胡可丽和翼波

85 计划用诗歌探索一种语言 - 这里指英国-加拿大 - 美国英语，如何感知和接受另一种语言 - 这里指中文。85 计划结合了翻译和诗歌写作，创造出的一系列多媒体视觉艺术装置。

翻译的伦理

85 计划以现代哲学理论（列维纳斯，德里达，瓦克南）为基础，其根源是犹太教-希腊-基督教（有时也称西方）文明。它对待语言、世界、自我和他人是不受限的，开放的，唯物的和伦理的。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翻译变成自我与他人互动的最活跃的地带。85 计划接受当今前卫的翻译理念（雅克布森，本杰明，庞德，韦努蒂，斯皮瓦克），探索译文与原作之间的边界。其目标是用一种非掌控的、伦理的眼光审视翻译的工作：“与其削弱外语以顺应强势英语的文化价值，”翻译者寻求“通过标注外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向这些价值施压”（韦努蒂，*译者的隐身*，81）。

从经典中国古诗到现代多媒体艺术作品

85 计划从翻译旧约雅歌开始，翻译了经典唐诗，包括不太有名气的女诗人薛涛（768-831）的一系列作品；明清时期神秘的水墨画家和隐士八大山人[朱耷]的一系列画题；以及摘自“毛泽东语录”红宝书的一个系列。

把中文诗歌翻译、转化成英文的视觉诗歌是细致入微，耗费心力的过程：将中文原作“移动”到 85 个字母的英文诗歌。这些高度浓缩的翻译成为视觉诗歌，是极其现代的作品，它既忠实于原作的精神和质感，又非逐字翻译。这些视觉作品印制在不同大小和质地的媒介上，包括印在大幅宣纸上，小幅招贴画上，传统的冥纸上，透明纤维纸上，涂鸦的蜡纸上和一本包含所有五个系列诗歌的书中。

我们拍摄了并将继续拍摄阅读这些视觉诗歌的人（包括孩子，诗人，学生，学者和各个阶层的人）。受限于 85 个英文字母，词与词之间没有间隔，每行字母的排列方式，都使这些诗难以读懂。阅读场面的录像记录了英文接受中文的困难过程。人们阅读时踌躇、犹豫的画面将和装置作品一起在传统展览场所和非传统的公共场所放映。当参观者走过装置作品，和录像里的人们一样费劲儿地试着读懂这些文字的时候，他们也许会因此思考有关翻译，与不同文化直面对接，以及翻译、创作和接受力之间相互渗透的界限等伦理问题。

随着内森·川布雷加入 85 团队，转换和翻译的过程最近有了新的方向。川布雷从 85 诗歌中提取独特的空间坐标组合，生成算法并由此创造三维立体图。根据这些图形，他构造出长椅形的雕塑。结果是通过另一个转移的过程，从文化层面上的二维形式创造出了三维物体。85 诗歌转变成了读诗人可以倚靠的家具。

多媒体装置

当 85 计划的各部分组合在一起时，它成为一个涵盖各学科的多媒体装置，是诗歌，翻译，演出，视觉艺术，数码编程，雕塑和视频的综合艺术实践，它逐渐消除了学科界限，促进了学术研究与艺术实践，以及各种艺术形式之间的对话。85 计划不仅为汉学家和文学学者提供了新的中国古诗翻译，当观众观看悬挂的诗歌作品和投影，或坐在诗做成的长椅上时，85 计划也为观众提供了参与体验。

我们如何面对他人？我们是否简单地把外语翻译成常见的术语，强调共同性，把不同之处替换成我们自己能认知和感受的？或者我们承认差异，认识到他人即使与我们不同，也是平等的？我们是否消费了其他文化，然而内心毫无变化？还是我们让语言、文化和自我持续转变、延展以接受新的形式和意义？答案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刻苦阅读。85 计划展开的讨论是美而艰难的。在全球化的时代，与中国、中国文化和中文的相遇显得尤其有意义。西方将如何接受和接触新的东方超级大国？

85 计划采用完全变革的翻译方法，一方面讨论作者和原文的关系，另一方面是译者与译文的关系。历史上翻译家的标准做法是高度专注于内容。译者努力使原文易于理解，就好像它本来就是用目标语言和语境写的一样。85 计划提出了一个创新的，与原文互动的方法，以令人惊讶的参与方式让英语和英-美文化向原文的精神和情感开放。